

在雨中

张凯旋(嘉祥)

一场突如其来的雨,带走了整个城市的喧嚣,世界按下了暂停键。

小时候总是厌烦雨天,雨会打湿头发,弄湿鞋袜。对于雨天的记忆,只有顶着书包的奔跑,在阳台上滴水的外套。如今长大了些,想在雨中肆意,却碍于“大人”的头衔,只能束缚在伞下的一方晴空,丢失了当初那份纯真。

隔着玻璃看雨终究是不愉快的。我撑起伞,向附近的公园走去。站在木桥上,太白湖面被雨雾笼罩,远处的建筑披上一层轻盈的面纱,倒映湖水中,海市蜃楼般壮观。行走在木桥上,木头和鞋底磨擦出的“咯吱”响声,雨打在伞上的“啪嗒”声,演奏出独属雨天的交响曲。沿着湖岸前行,岸边的芦苇在风雨中摇曳,勾勒出一幅水墨丹青。

拐弯,偶遇一片水杉树林。我干脆收了伞,任由冰冷的雨丝亲吻我的脸颊。水杉高大笔直的树干,无限延伸,深入云端,向上,再向上。在这场绿色的梦境里,我情不自禁长吁一口气,这些耸峙着的水杉,让我拥有了自由,拥有了不可复制的珍贵时刻。

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……”转身,一位老者正在吟诵苏轼的诗句,我释然一笑。近日来的鸡毛蒜皮统统都被过滤掉,雨水打湿了我的衣裳,也清晰了我的内心。

六月的雨是湿润的,是轻盈的,雨中的每一片叶子都被亲吻着。我步伐轻盈起来,继续向前走去。

雨不知何时停了下来,太阳穿透云层,光芒四射。丁达尔效应描绘着光的形状,岸边响起蛙鸣声,世界又喧闹起来。

哥哥

王青兰(济南)

听说儿子大学毕业要去远方工作,哥哥多次叮嘱,他要亲自送行。想到哥哥坎坷的人生,我实在不愿年过花甲的他再为我操半点心。

哥哥大我八岁。他的生母是我早逝的舅母。哥哥被舅舅送到我家,随了我家姓。

在我不足4岁时,母亲因病去世。性格内向、木讷的父亲从此一蹶不振,当时12岁的哥哥,硬生生扛起了摇摇欲坠的家。天不亮,他就要拽着近乎痴呆的父亲上坡劳作。收工回来,安顿好父亲,哄住懵懂哭闹的我,灶膛的冷灰里又得升起烟火。洗衣、做饭、拾掇破败的屋子,是他每晚的功课。记忆里最深的是阴雨天,生产队歇工,别人家是难得的清闲,哥哥却披上破蓑衣,拎着短柄镢钻进湿漉漉的山坡。刨那些深埋地下的甘草、柴胡、血参根,翻动潮湿的石头捉山蝎子。他佝偻着背,在泥泞里一寸寸挪动,只为换回几张沾着泥腥气的小面额钞票,供我上学。

记得小时候,家里的条件不是多好,偶尔桌上出现碗豆腐炖点碎肉,或是过节时飘着油星的白菜,对我来说便是珍馐。哥哥总是眼疾手快,把他碗里那点难得的豆腐和肉,一股脑扒拉进我碗里,再迅速夹走我碗里的茄子把、白菜帮,大口嚼着,含混不清地说:“我就爱吃这个,有嚼头,比肉还香!”那时我懵懂,真以为哥哥口味奇特,笑他傻。直到许多年后,看着自己孩子碗里的饭菜,才猛然嚼出当年那些茄子把和白菜帮里,藏着怎样深不见底、沉甸甸的疼爱。

如今,哥哥早已是满头华发,他那早就佝偻的身躯也越来越瘦小,但他一直默默地挺着,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永不停歇地运转……当然,一直忙碌着的他,也成为了我永远的模样。

夏的狂欢

李昌杰(任城)

于我而言,酷夏向来是陌生而不讨喜的异域。它既非春花的纤柔,也非秋月的清逸,只是蛮横地杵在天地间。然而,当我摒弃成见,一片前所未有的奇景急速铺展眼前——夏,竟是生命力量抵达巅峰时,所呈现的一场盛大典礼!

循声仰望,天地间响彻着蝉的嘹亮合唱。那渺小的身躯,蕴藏着何等气魄?它们将七年幽暗的蛰伏,尽数兑换为七日七夜的高亢绝响!这不息的嘶鸣,宛如无数灵魂在烈焰中爆裂,迸发出的生命咏叹!

酷热白昼仅是序曲,雷暴方是盛夏真正的高潮。浓云堆积至极限,闪电骤然撕裂天幕,惊雷炸裂,如天穹崩摧!这轰鸣,似天神宣泄着无可抑制的狂热情志。暴雨随之倾泻,瞬间浇透草木尘埃。草木却抖擻精神,尘埃也驯服伏地。

在盛夏的世界,生命被推至沸腾的顶点。柳宗元笔下“永州之夏”“非日中而热”,不正是万物在这热焰蒸腾中,迸发极致强度的写照?草木苍翠欲滴,虫鸟不知疲倦,空气灼浪滚滚——这并非温吞的和谐,而是生命借高温疯狂发酵,无所顾忌地喷薄奔涌,如同奔赴一场盛大狂欢。

那些逃避酷暑的念头,此刻显得苍白如尘。我独自立于这酷夏的世界,仿佛蜕去了往日的怯懦,每一寸肌肤都浸润着烈日慷慨的恩赐。这奔袭的热浪,不仅考验肌体,更淬炼心灵,让人直面生命本真那不可驯服的暴烈之美。

夏至长歌

种衍洋(微山)

当夏日的脚步悄然行至第四个节气,我们迎来了夏至。这不仅是时间的刻度,更是一幅由自然、人文与生活交织而成的斑斓画卷。

夏至时节,天地间仿佛打翻了调色盘,色彩肆意晕染。“花开半夏”,是生命绽放至半的浪漫,而十里荷塘,更是夏日最动人的诗篇。粉荷如羞涩少女,红荷似热烈云霞,碧荷若碧玉雕琢,既有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的清新生机,又有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绚烂热烈。

夏日的热烈与奔放,在天地间尽情挥洒。它鼓动着万物生长,让时光变得悠长而肆意。树上的石榴咧嘴微笑,预示着丰收的喜悦;池塘边蛙声阵阵,奏响夏日的乐章;枝头蝉鸣声声,诉说着盛夏的炽热。绿意如潮水般蔓延,铺满每一个角落,生机与活力填满了自然的空隙。

夏至,是北半球白昼最长、黑夜最短的日子,标志着盛夏的正式开始。在这一年中最短的夜里,月光与星光交相辉映。夜深人静时,手持轻罗小扇,追逐那明明灭灭的流萤,心境也随之变得宁静而清凉。偶尔传来的两三声虫鸣,似是夜的私语,让清凉的气息慢慢氤氲开来。正应了杨万里那句“时有微凉不是风”,那份清凉,是来自心底的宁静与惬意。

夏至过后,气温将持续攀升,一年中最为炎热的“三伏天”即将到来。但无论天气多么炎热,夏至所带来的那份热烈、奔放与生机,都将深深印刻在我们心中。它是自然的馈赠,是历史的传承,更是生活的诗篇。

夏至将至,愿我们都能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夏日里,寻得一份清凉与宁静,感受生活的美好与温度。让我们怀揣着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,在夏至的时光里,书写属于自己的盛夏故事。

沙漠那边有生命的答案

边玉梅(任城)

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。”这壮美之下,藏着多少生死考验?无垠的沙漠,总让我梦回敦煌,心头缠绕着敬畏与向往。

得知“沙漠那边有生命的答案”玄奘之路徒步挑战赛举办的消息后,我没有犹豫便直飞敦煌,与全国72名勇士会合。

翌日破晓,勇士整装。开营仪式,我们恭敬向玄奘石像献上玫瑰。号角战鼓齐鸣,豪情万丈踏入沙海。保障车队紧随其后。

72人分六队。起初队长擎旗,一路高歌。蓝天、沙丘、流沙,处处新奇。骄阳由东升至当空,炙烤大地。渐渐地,人影稀疏,唯见引路旗帜插向天边。我紧咬牙关跟随,双腿却似灌铅。沙地松软,深陷拔足,酸胀难当。沙砾硌脚,终跌坐在地,摸着浑圆水泡,竟失了站起的勇气。

日头西坠。环顾,领队不见,只剩两同伴躺地嚼香蕉。不能停!不能歇!我一骨碌爬起,心中默念:“一二一……”坚持,就是胜利!

前方横亘巨大沙丘!挑战再现。我握紧登山杖,奋力冲锋!深一脚,浅一脚……近了,半山腰!快了,山顶!不敢停歇,一鼓作气冲下陡坡。

速度太快!后脚未拔,身体前倾,杖不及挡。“咕噜噜”滚落丘底,“啊呸!”满嘴黄沙。幸而毫发无损!见四下无人后,便狼狽爬起。

不能停!不能歇!我加快脚步。第98面旗帜猎猎招展!终点在望。

鼓声激越,凯旋旋律响起。领队为我披上红色绶带——斩获第一站“女神奖”!

夕阳熔金,我捧起一捧细沙。它如此柔软,却正是这金沙,锤炼着生命的生生不息!见证每个人谱写的生命绝唱。

驼铃悠悠,千古回响。

久旱逢甘霖

孙彦玲(任城)

6月29日晚上,雨终于偷偷摸摸地来了。这可是整整干了三个月后的头一场雨。

下雨天,特别是星期天,简直是老天给的假期。听着雨声、雷声,赖在床上多舒服。就算有急活儿,“下雨了嘛”就是最好的偷懒理由。

雨一下,空气立马润了。之前鼻子、喉咙干得发疼,现在好了。摸摸脸,不再刺手,滑溜溜的有点油润。这三个月没雨,真是盼惨了。天天抬头看天,盼着哪怕一小片带水的云路过也行啊,可啥也没有。

没雨的日子,太阳毒得像要烤干大地。我皮肤干得起皮,出门得戴口罩。地裂大口子,树叶黄了,小树苗干成了柴火棍,看着真心疼。空气里全是灰,心里也像蒙了层灰。

突然,窗外的雨这会儿下急了,噼里啪啦往下砸。听雨敲窗、打叶子,其实也是在听自己的心。静下来听,那滴滴答答就是最好听的自然音乐。

雨下了一天一夜才停,好像要把亏欠大地的都补上。一场透雨过后,万物喝饱了水,一下子有了精神。干枯是它,葱绿也是它。它不打扮,也不讨好谁,就按自己的样子活着!旱了就等雨,有雨就好好长,天冷也硬挺着,顽强得很。

雨过天晴,天空干净得像画出来的,真好看。阴天时盼白云,干旱时盼下雨,人总向往美好的东西。生命也因这份盼头,变得有意思了。

雾霾会散,早久了总会下雨。人生也一样,困难熬过去,总会迎来柳暗花明的好时候。就像今天这场雨——久旱逢甘霖,痛快!